

中国当代
原创文学

蚂蚁搬家要落雨

凌仕江 著

蚂

MAYI BANJIA YAO LUOYU

蚁

搬家要落雨



凌仕江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蚂蚁搬家要落雨 / 凌仕江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1

(中国当代原创文学)

ISBN 978-7-5598-1128-8

I. ①蚂… II. ①凌…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543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20 千字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 老 屋 ——

- 002 守候天亮
007 麻雀与打鱼雀
013 山上的学堂
020 寂寞十四岁
026 一口井的年龄
029 八个音符
038 年轮的颜色
041 老 屋
047 对蝴蝶蜻蜓的态度
050 叮叮糖
055 最后一枚橘子

—— 嫁 妆 ——

- 060 姥 姥
063 怀揣家书的人
067 表哥绍钦
073 口琴故事
077 想丘陵
086 水 田
093 仇恨老鼠
097 于小曼回来了吗
102 一九九二年的初恋
107 梁三的嫁妆
113 不喜欢草的母亲

117 背对父亲

122 何首乌

—— 江 湖 ——

134 七岁出门远行

139 卖鸡记

143 糖的表情

149 两条鱼的江湖

155 蚂蚁搬家要落雨

160 落满灰尘的吉他

163 纯羊毛爱情

170 蒲公英

180 和隆生一样的人们

—— 麦 田 ——

206 一棵刻着我名字的树

212 么女世故

221 寂寞的土地

225 捉癞疙宝的人

228 走出麦田的少年

244 问路者

—— 陪 伴 ——

- | | | | |
|-----|------------|-----|---------|
| 256 | 用写信的方式结束寂寞 | 290 | 霜打芭蕉 |
| 259 | 渐行渐远的亲情 | 293 | 去看鸡蛋的下午 |
| 268 | 守财奴 | 296 | 人生最美是陪伴 |
| 271 | 名字里的污迹 | 300 | 一条路 |
| 274 | 缺 嘴 | 305 | 花隐谷记 |
| 277 | 父亲的亲戚 | | |
| 280 | 自由落体的柚子 | | |
| 283 | 村庄时间 | | |
| 287 | 井 | | |

老屋

经年之后，念想总是在回不去的路上越加猖狂，一个冷不防，想起你却再也抓不住你，忙碌的生活变得一半充实，一半空荡。如果瞳瞳的童年能邂逅一只打鱼雀，该是何等幸福的事，我有时会在不特定的空城里简单地想着。

守候天亮

小时候的夜晚，最值得入画。静，笼罩了一切；动，别有天地。夜晚的动人之处，我以为就是它的动和静。

人的一生，一定会经历很多不眠之夜，但能够留下的独家记忆不可能太多。尽管那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夜晚，但我和姐姐的心却贴得很近。

那是一个春早，我刚满六岁。前一天，我在花生地里和大人们一起拔草，弯了一天的腰，酸痛，上床倒头便睡着了。当我睁眼醒来，看见屋顶中央的亮瓦，漏下一地清辉，四周静如止水。潮湿的空气里，能听到花开的声音，蚰蚰儿在蜘蛛织过网的小木窗背后的那垄丝瓜藤下，策动秘密的声响。

这简直就像白天的景象。

我下了床，光着脚丫，走出屋子。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发呆。她抬起头，看见我，笑了笑，一只手拉住我紧挨着她坐下，另一只手把一个油酥的麦饼塞进我嘴里。竹林环绕的村子寂静

得出奇，邻近的村落里隐隐有一些微弱的灯火。

圆月在天上慢慢穿行，星和月在一起高兴地玩耍。

被铁链套住的黑小虎，朝着天上的星月又一阵乱吼。

我和姐姐就那样静默地坐着，守候天亮。

后院的柴房里，不时有公鸡发出鸣——咕——咕的叫声。竹枝上的麻雀窸窣窸窣的，我猜不出到底有三只，还是九只。远处过路的赶场人小声地摆着龙门阵，渐渐泛白的小路上，还有农人黑魑魑的身影。

这一切都是村子天亮之前的动和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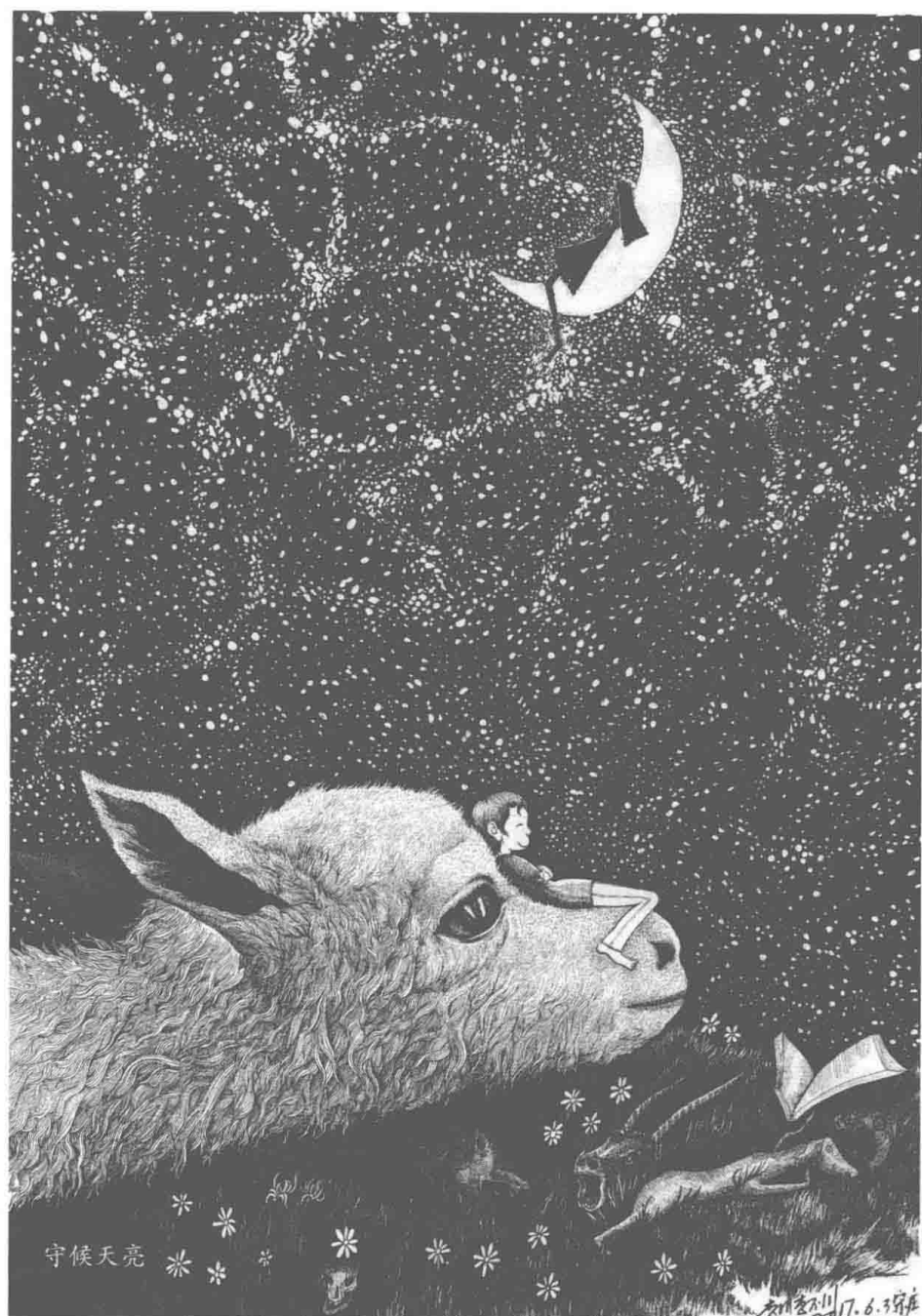
然而，堂屋门正对着的圆山顶上的动静却并不那么自然。姐姐看见了山顶上的星火，时现时隐、时亮时弱，火光落到山顶下的树林里就被灭掉了。

我拉紧姐姐的手。

我说，想不到黑压压的树林——我们白天捉迷藏的地方，天黑就是没得天亮好耍呀。白天，我们可以在树上打闹、练拳呢。林子里的树可多了，光是我认识的就有柏树、桉树、桑树、青橄……在林子里，我还看见过跑起来像风的黄鼠狼，飞上天像大风筝的老鹰。我好想逮住那一只大老鹰，叫哥哥给我做一个铁笼把它关起来，让村子里的小鸡，都睁大眼睛来看老鹰的下场。

姐姐不语。

我听见姐姐的心跳得怦怦的。我还听见树林里有像沙子撒过房顶的声音。姐姐一只手伸过来，抚着我的头，在耳边小声地叫我千万不要出声，然后她悄然摸索到屋角的猪圈旁，松开了黑小虎的那根铁链。黑小虎箭步冲向黑森森的树林，汪汪汪地叫个不停。



尔后，只听见一声枪响，鸟儿扑棱棱飞离了竹枝。

黑暗的村子闪过一道白线。黑小虎呼啦啦跑回来，跪在我们面前就不动了。

我紧紧地抱起世界上我最疼爱的这个伙伴，轻抚它听话的眼睛，眼泪止不住地对姐姐说：有血，姐姐。我的黑小虎离我而去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愤怒着箭步向树林冲去，姐姐三步并作两步拦在我前面，狠狠拉着我往屋里钻：危险，夺宝的人又来了，快关门。

一个六岁的男孩，怎能明白一个村子埋藏在遥远时光里的旧事？

一个九岁的女孩对一个六岁的男孩讲出一堆有关村子遥遥远远的旧事后，男孩晃了晃脑袋，噘着嘴说：过去的世界真是莫名其妙。当他又长了四个六岁的时候，才发现一生当中最纯真的时光，竟是人生最初守候天亮的夜晚。那时他才六岁，对不曾经历的世界摸不着头脑。

六岁可以听见一个村子发出的所有声音。

天亮之后，姐姐才肯放松地说，我们平时疯玩的树林里，有一座很大很大的坟，坟里埋葬的是地主张家的祖宗。这座大坟里有很多很多的小坟，小坟里陪葬着许许多多的少男少女，他们是死人的书童和丫鬟，坟里面至今不分白天黑夜地亮着千盏油灯，听说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珠宝，好远好远的人都想来打它的主意，但好多人都没打到它的主意。

.....

真的？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呀。

.....

姐姐说，我也不知是真是假。

.....

原来她是听比她大的孩子说的。后来，我一直想，那个比她大的孩子又是听谁说的呢？

至今，我终究没有勇气再问姐姐。

麻雀与打鱼雀

每天上学路上都会遇见它，可是它等的不是我，在一片竹林掩映的水田边，它等待的只是鱼和虾的出现。

现在想来，当时我对那只打鱼雀的观察并不深入，只觉得它的羽毛十分华丽，像张爱玲笔下的袍。如今，生活全部搬入城市戏幕后，许多事情的确难以做到深入细致，原本很可能妙趣横生的细节却被时间逼迫潦草出场，自然少了几分熟稔的情感演绎。

直到有一天，牙牙学语的瞳瞳双手在空中不停挥舞，嘴里欢呼着一个拿不定概念的叠词，语音时轻时重，时高时低，他是想尽量让爸爸听懂他的发现？我四处搜寻着，最后，判断他喊的一定是——鸟鸟。顺着他的手指与眼神望去，面前几只麻雀在空地上蹦蹦跳跳，瞳瞳多么渴望亲近鸟鸟！我在心里轻轻地喊了一声——噢，麻雀！它们没有跃身起飞的慌张，在树荫密布的一池水边，它们无法与在水面上展翅的仙鹤媲美，但它们性子急，脸皮厚，为了吃路边树叶上掉下来的虫子，全然不顾瞳瞳直视的眼神与此起彼伏的呼喊声。甚至当车辆

辗过路边，它们顶多闪开几秒，接着又回到了原地。

它们灰头土脸的样子真是饥渴到了极点。

对于麻雀，我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小时候可以十分容易接触到很多麻雀，也没做出任何记忆深刻的举动。在我眼里，麻雀只是一群愚拙的吃货，它们因为毫不节制地吃东西，而上了不少农家人或小朋友的当。在田间刚洒过农药的稻子上，它们的命运多是因为吃而忘记了活命。它们有的死于稻草人的欺骗，有的死于树棍支撑的米筛下，还有许多死在铁窗关闭后的黑压压的仓库墙脚，它们等不及伙伴们的援救，多是一气而死。

比起打鱼雀的灵动与唯美，我绝不会喜欢上麻雀。

如果说麻雀是书法家笔下的蝇头小楷，打鱼雀则可成为画家宣纸上的神笔钩沉。我很少遇到画打鱼雀的画家，倒是画麻雀的画家见过不少。去年冬日，安徽滁州花鸟画家雪冰先生打西藏归来路过成都，到我的会所朵藏客居几日，留下几条横竖不一的夹江小宣。无论是荷还是梅，上面都有三五只麻雀点缀。它们全身呈泥褐色，没有脱离大地意识，正处于低飞翔的姿态。雪冰先生懂得麻雀习性，从他画笔下的麻雀身上不难发现一种“拙”，那是灵性与智慧的美，比遥远童年现实中的麻雀巧多了。那种“拙”曾是一位年轻学院派女画家指导我绘画落款时追求的气韵，她不仅要我“拙”一点，还求我再“敦”一点。

望着渐渐被空气吸干水分的画纸，麻雀的色泽也在发生变化，可我总有美中不足之感，却又不好意思告诉埋头落印的雪冰先生。我只好在品茶谈话之余，道出几许心中的落寞：这画，是好，能不能让上面的麻雀多一些，再多一些呢？

“何为多一些？”雪冰先生的眼神有些迟疑、不解。

“三只五只，都太孤单。”我念念有词，却表达不出内心真正幻化的意境。雪冰先生一定不知道此时童年麦场上空的麻雀，已经一窝蜂地飞到我的头上来，赶也赶不走！

我顿了顿，说，能不能向你描述一下我此时的感觉：一万只麻雀把画面铺满，有不知方向的风，引领它们飞翔，背景是芦苇荡、天青色，就要打麻子眼了……

雪冰先生一声长叹，轻点头，微闭眼：这画面是好，够诗意。

紧接着，我又补充了两个字——向晚。

带着如此意象，雪冰先生回到滁州，不过七日，寄来一幅《向晚》的麻雀图。淡青蓝的底色，宽大的画面，麻雀不可能一万只，甚至一千只、一百只也没有，但起码我领略了一种莫忘故乡秋光好的景象，如此气氛，忽然想起是那么遥远，这画境不正是我曾经在场的童年之境吗？

可在城市，看到如此多的麻雀几乎不太可能，除小区空地上偶尔遇见的三五一群，有时会在电线杆上发现那么两只，再也没有幼年随农人们拿着农具在宽广的晒食坝里追赶千只万只麻雀的场景。每每忆此，自然生出几分落寞与孤寂的情绪。麻雀们被赶飞时叽叽喳喳的声音盘旋空中，被风掀得远远的，又被风狠狠地掷回来，可以把人的脑袋弄得晕头转向，也可以把沉默之山闹腾得生机盎然。但农人们对麻雀的印象并不好，因为他们收成本身就不可观的粮食，无法再承受麻雀的侵袭，所以农人们心里对之几近反感杀光的旺火地步。

农人们骂调皮的孩子有句话：像闹山麻雀一样！因此不难想象，

当时我们的童年与麻雀有着同等的饥渴，我们每天流着口水路过同一座村庄，试图将手伸向挂满果子的李子树，可是我们的指尖还没触摸到树枝，已被人家放出的狗追得鸡飞蛋打。有一回，我和姐姐在路边摘了人家几个梨子，被一个白胡子老头撵了几里路，最终我们只好提前将梨子当石子抛得远远的。相比之下，麻雀始终比我们更强势，也比我们更幸运，挂得再高的果子，它们都有本事偷吃，危险来了，它们就飞，尽管它们飞不太高，但总会顺利逃过一劫。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步入社会，这一句与麻雀有关的话常跑进耳朵里来。我对打鱼雀产生赞美的冲动已经积压多年。当所有城市怀念乡村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对一只打鱼雀的念想。我不知它是否还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学名，在百度上，看见有人称它翠鸟，但无论它拥有多么好听的名字，都比不上一直以来故乡对它的认同之名——打鱼雀。它的嘴细长细长的，像一支被银匠修得锋利的钢针，背上的羽毛暗蓝暗蓝的，在阳光下静美如黄龙溪五彩池中的一汪蓝眼，而腹部却是一片亮丽的金丝绒色，双脚血红。它极不喜欢群居，多为单兵作业；它不与麻雀同流合污讨农人嫌；它每天独立在一根浮出水面、长满青苔的竹竿上，对半亩田池日复一日地静观默察；它不会在树梢上蜗居，它的居所十分隐秘；它对自留地的专心致志，时常令我怦然心动：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它一点也不浮躁，大有守口如瓶不达理想不罢休的决绝之心。有时，它的冷静像是在构思一部情节复杂的长篇巨著，单凭这一点，写作者就不及打鱼雀。

很多时候，写作者经不起风吹草动的干扰，有时山雨欲来，窗棂外的自然变化也会不自觉地让写作者停下笔来。但同样敏感的打鱼雀

即便面临风雨大作，雷声狂响，也会不动声色地锁定水面上的动静，趁机会降临，纵身一跃，一个弧线式的蜻蜓点水，叼得食物便往家的方向飞去。这个程序是神速的。我特别羡慕它那十拿九稳超灵性发挥的精湛技术。当然对于失手的那一次，它也决不垂头丧气，而是回到自己的居所闭门修炼一阵再出门。我看见它换了一个地方，坐在高处招展的芦苇上，继续培育和发现目标。

有一天放学归来，我坐在水边长久地等待它的出现。

它是回家修炼自己的叼鱼技术了吗？又想，它是不是已经吃得很饱，今天不再出来打探水面上的目标了？怎么就不出来了呢？我有几分隐隐的失落感，已经几个下午没有看见它了。天色已晚，它怕是不会来了，我背上书包，从田埂上坐起，空落落地往家走去。哥哥发现了我的失落，他明白我对一只打鱼雀的痴狂。于是吃过晚饭，等待时辰，手持电筒，让我尾随身后，穿过星光照亮的屋檐，来到一片阴森森的竹林，我知道里面全是坟墓。快到竹林的崖壁上，哥哥的脚步声越走越轻，轻得几乎只听见我们的心跳与风声。停下来，哥哥将手电光射向崖壁。我看见一个拳头大的洞，周围有白石灰一样的粉刷物——后来才知那是打鱼雀的粪便，它爱干净的习性不比人类差，粪便一律排在洞口外。

哥哥蹲下身，吸了一口气，朝我点点头，便灭掉手电光。哥哥示意我站在他的肩上，然后，他慢慢地立起身，我的身高便够着那个洞口了。我将手一点一点地伸进洞的深处，当指尖接触到它羽毛的瞬间，浑身像是接受了一次闪电般的麻醉。我小心地取出它的身子，双手捧住它，就像捧起闪亮的萤火虫，它在我的双手里挣扎，惶恐的叫